# 悠长的日子

.

有一段日子我很闲，真的很闲。我在等一个通知，通知到了，我就要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地方很

远。

每天，我睡到很迟才起来，一般去租书店，把书还了，再借一本新的。其实书没怎么看，每本都只是翻一翻，

就看不下去了。但是因为惯性，我还是不断的借书，然后还，再借。

书店的女孩跟我熟了，每次看到我都笑一笑。但我对她没有兴趣，她的牙齿太黄。

言情书架下，常蹲着个小女孩，穿鹅黄色衣裳，短裙，从上面领口能看见她的两只小乳——她还没开始戴乳罩，

里头穿的是白色小背心。每次她都爱蹲着，我想她的小乳房肯定被许多人看见了，她自己却一点也没发觉。但是谁

又好意思去提醒她呢？

她的腿很白，白得跟嫩藕似的。有一次她从二中校门里出来，我知道她是个学生。

书店旁边有个小吃店，男主人很年轻，女主人乳房很大。我借完书后常常在那吃一碗混沌，既当早餐又当午餐，

那段时间我胃口一直不太好，随便吃一点，就饱了。

女主人的姿色不能算好，但皮肤还白，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嘴角有细纹。不知怎么，我一直感觉她像

我同学的一个姐姐。有一次，她坐在矮凳上包混沌，衣裳很宽，我从她脖子后面看见她整个乳房，两堆豆腐，颤巍

巍的抖动，乳头色黑，像搁久了而变色的肉。以后每次吃混沌，就会想像混沌里裹的正是她乳头那样的肉，感觉难

以下咽，就很少去吃了。

从书店回家，要路过巷口的一个裁缝店，是几个外地女孩开的，我曾在那补过一条裤子，就认识了。

裁缝店的女孩看到我，不仅会笑，还会叫我进去坐坐。我就夹着本书，进去了。店里很挤，四壁垂挂着布料，

桌上、地上到处都是布头碎片，小小的空间里挤了三个女孩，但她们还是让出空间给我坐，停下手头的活，给我倒

茶。

我要是不满意了，可以揪住她们中任何一个的脑袋，按在我的膝头，一顿盘问。她们都不会生气，谁被揪住了，

还特别兴奋，高声叫唤以引起同伴的同情，表示她在受苦，同时却对我媚眼如丝，嗲声嗲气。

她们都很喜欢我，互相之间常争风吃醋。我是在一个晚上，无意中看到她们店里的灯亮着，因为喝了些酒，就

敲开门进去了。那晚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逗的她们很开心，临走的时候，每个人的乳房都抓了一遍。

最近她们又多了个小妹，说是来学徒的。小妹短发，脸儿清秀，皮肤嫩白，很害羞，每次看到我，就像老鼠见

了猫，躲在角落里不说话。我跟其他几个女孩打闹的时候，她就红着脸，低着脑袋，我却知道她一直在旁偷听偷看。

有一次我追打一个女孩，没追着，身子被小妹挡着了，我就将小妹搂在怀里，坐到布料隔开的后面，手在她胸

前摸到苹果大一样的乳房，小妹涨红了脸，却没怎么挣扎。我正要亲她，布料『哗‘的一下，被另外的女孩拉开。

几个女孩也没来干涉，只是一个劲的笑，我怕小妹不好意思，拖着她的手去我房间，小妹却拚命挣脱了，说是害怕。

我笑了笑，也就由她去了。

从裁缝店往巷子里走，有个小卖部，我常在那打电话。店主是我认识的，一个同学的女朋友。她的店面不是很

大，穿过店后门却有一个很宽敞的院子，她常在那用煤炉煮些吃的东西，弄得满屋子都香。因为是同学的女友，我

就不好意思过于接近，从没走进柜台里面，也没进过她的院子。

有一次，她说有点事，叫我帮着看看店面，我点了一根烟，首次坐到了柜台里面。过了一会，听到她在院子里

叫我，我就进去了。

她的手伸在衬衫里，在后背挠痒痒，说是找不着痒处，叫我帮帮她。我就伸手在她后背抓挠，到处摸遍了，她

都说不是。我将手从她腋下穿过去，停在她乳房上，她忽然不吭声了。

我就在她乳房上帮她挠痒痒，她的乳房越挠越抖，乳头直立了起来。她又说下面痒。我就伸手进她裤挡里挠痒，

她的痒到处跑，一会儿在屁股上，一会儿在大腿内侧，一会儿在两腿中央，甚至跑进毛丛里。最后索性关了店门，

叫我专心帮她去痒。

我平时闲得很，除了有时到小卖部帮人止痒，最多的时候是坐在我对门的院子里，陪人聊天。对门的老大妈为

人和善，放了一张长条凳在家门口，许多邻居有空都常到那坐坐。

大儿子是开大车的，平日不在家。小儿子，失业，也到处瞎混。剩个儿媳妇，两个小孙女，常在家。还有一个

小女儿，三天两头，神经兮兮从房里冒出来，头发蓬松，衣裳不正，妖艳非常，后来才知道，是个小太妹。

这个小太妹喜欢听音乐，用随身听接了个音箱，悠悠哉躲在屋里听。屋里不设床，用一张床板垫在地上，铺了

席子，被子乱卷着一团。我刚进去她房间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女性的淫乱气息。

小太妹说，她很少带男孩到她房间，家里人都不让随便进。我心想：那当然喽，估计你经常在里面手淫嘛。

小太妹身子很娇弱，腰尤其细软，脸儿秀丽，总像没睡醒的样子。我很荣幸地坐在她地铺上的时候，非常自然

的想把身边的她按倒在上面，蹂躏一番。于是就问她身上痒不痒？结果脸上火辣辣的挨了她一巴掌，彻底把我的性

欲打醒了。

我就将她按在身下，手在她身体各个部位抓捏，她非常的柔软，到处都是绵绵的嫩肉，剥开衣裳，乳房很小，

只有拳头大，但很白，乳头鲜红，可爱之极。

腿儿很细，白嫩嫩的，抓在手上很轻，两手各举一只，分开来的时候，感觉她非常幼小。

她作爱却很狂，我的东西一插入她的小穴，就开始呻吟不绝。阴部上稀疏的一点黑毛，在小肉丘上，随着阴茎

的拉扯，不断连着皮肤一扯一动。她背靠在墙上，身子像虾米一样蜷着，满脸红晕，娇艳异常。

换了个姿势，她像小狗一样扒卧，一边打开随身听，播放谭永麟的歌曲，一边翘着小白屁股，任我从背后抽插，

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了她大半个细滑的后背。音乐一响，她开始大声叫唤，有些居然是骂人的粗话。

最后，在谭永麟『卡拉永远ＯＫ‘的激情喊叫中，我的精液一股又一股，洒在她后背和屁股上。她像被抛弃的

小宠物，蜷缩成一团，不声不响，直到我离开。

悠闲的日子，耐不住寂寞，就带了对门的两个小孙女，到山上去玩。大的叫青儿，十三岁，读初一，腰身开始

窈窕。小的叫园园，二年级，净吵闹着人。

山脚有个公园，有转盘、秋千、摇摆、滑梯。我将园园放在转盘上，任它一圈一圈的转，替青儿荡秋千，青儿

很妖，吓的惊叫连连，却不肯下来。园园在转盘里被转的头晕，哭了，把她抱下来，不多久，又吵着坐进摇摆，自

己一摇一摇的，挺得劲。

青儿爬上了高处，不敢下来，我在下边叫，跳呀，我接着。青儿直摇头，快哭了，我爬到半高，说：「你滑下

来吧，我抱着你。‘青儿滑下来，手臂双脚紧紧缠着我的身子。我到地上站稳了，奇怪她怎么一直不下来，还没声，

一转头，看见青儿晕着小脸，竟是非常动人。

我就抱着青儿进了一个大漏斗，青儿鼻尖是汗，小身子坐我腿上，手臂嫩青藤一样圈在我的脖子上，初有女性

的风姿。

青儿穿着贴身小汗衫，小胸脯前有一粒微微尖起。

我问：「这是什么？』

青儿竟然会脸红，骂：‘你是大坏蛋！『我说：’这可是你说的，既然是坏蛋，就得干坏事！『我一边捏着她

鸡蛋般大小的乳房，一边跟她说话。

她的小乳很硬，成块状一团。捏了几下，我下边就硬了，顶着她的小屁股。

青儿不安地挪来挪去，似乎很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拉着她的小手摸去，青儿小心翼翼捏了捏，想说话又不

敢。这时园园在下边大声叫，寻找我俩。

我和青儿都不吭声。

回去的时候，园园说要告诉妈妈我们不理她。我吓了一跳，青儿百般讨好园园，最后说要把新笔盒送给她，园

园才答应不告状。

我住的地方，出了巷子，往右，有一个小学。小学里最近来一批实习生，经常散步经过我住的那条巷子。我坐

在门前，看见了好几回。

我穿Ｔ恤的样子很吸引人，宽宽肥肥，像道袍。有时盘腿坐着，一件衣裳遮到底，没穿裤子一样。那群实习生

全都是女的，看见我的样子，吃吃笑个不停。

我怡然自得地坐着，仙风道骨的样子，目不转睛地把她们全看低了头。其中有个女孩，圆圆脸，皮肤很好，一

笑，笑意能在脸上逗留很久，笑得气血上翻，脸颊红晕一片，嗯，特别可爱。

有次在路上碰见她和另一女孩，我仰天一笑：‘天气真好，哈、哈、哈！『把她乐得不行。

我说：‘你们是师范的还是幼师的？『她说：’幼师的——－噢！你问这干什么？！『我说：‘我上学的时候

去过你们学校呀，哎呀！老乡都不记得了？『她说：’吹牛！我们学校从不让男生进去的。『我说：‘哦，那我记

错了，你叫什么名字？『三言两语，搞得她们晕晕忽忽的，就这样认识了。

圆脸女孩叫小霞。常在一块的同伴叫铃儿。有空的时候，我就琢磨着怎么把她们一网打尽。

铃儿调皮而小霞害羞。一起走的时候，老是我跟铃儿说个没完，小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看见她盯着铃儿看，

一脸的羡慕和妒忌。我心里暗笑。

小霞和铃儿到我屋里玩。我忽然叫铃儿去帮我买包烟，铃儿说：‘凭什么支使人呀？我不去！『小霞要去买，

我却不让。

我把铃儿叫到一边，咬着她的耳朵说：‘好铃儿，实话告诉你，我喜欢小霞，想跟她说会儿话，你这就去吧！

『铃儿脸红红的就去了，小霞好奇地看着我，不知我有什么办法竟使得动那丫头。

我笑嘻嘻地看着她，说：‘想知道我跟她说什么了么？『小霞说：’说嘛！『我说：‘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小霞以为我向铃儿示了好，于是说：’好，无论你跟她说什么，我都不生气。『语气却酸酸的。

我说：‘我跟她说，我喜欢你，想跟你说一会话，她就去了。『小霞听了，霎时脸儿通红。我挨近了，说：’

我确实喜欢你！『就吻了她。

铃儿回来的时候，小霞已在我怀里。铃儿扔下东西就走，我心想铃儿性子骄傲，挫挫她的锐气也好，就没去追。

地板是洗干净的，小霞坐在组合音响前，听音乐，我从后面搂着她。小霞是第一次被男孩抱，她说：‘躺在你

怀里真舒服啊。『我没说话，只从后面贴着她的脸颊，不停地厮摩。小霞从心底长呼出一口气，全身放软了，靠在

我身上，眼儿半闭，说：’嗯，真好，真美啊。『我说：‘是啊，可惜不能长久。『小霞惊回过脑袋，问：’为什

么？『我说了我不久要出去的事。接着又说：‘真舍不得你呀。『小霞的眼泪流下来，气氛忽然变得像生离死别一

般。我和她痴痴纠缠，在房间的地上翻滚、叠压。

不一会小霞身上已是赤裸裸的了，幼白的身子，嫩得跟刚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手指按下去，就有五个小肉洞，

一现既没，留下些红晕渐渐散去。

我说：‘我不想害了你。『她说：’不！不！『嫩白的屁股在那翻转。两腿间黑毛一闪，又是白花花的大腿。

小霞的阴唇不像她人长得那么文静，两瓣唇肉丰厚，耷拉在两旁，中间嫩肉鲜红，都充着血，最诱人的是她阴

部上方的小丘，丰隆肥美，阴毛黑而细，能看见黑毛覆盖下的白色肌肤。手摸上去，似能压挤出肉里的水儿来。

我最终只将阴茎停在她穴口，进了半个龟头，浅浅的磨弄，没有插进去，但那种销魂的接触已令人十分满足。

精液喷出来，在她雪白的肌肤上，像挂了一道道占领的标志。

小霞见我为她着想，心中很感激，每次来了，总是千万百计为我手淫。有次我睡觉的时候，她用嘴含了它。

我跟小霞说我想亲一亲铃儿，就亲一亲，没别的意思。小霞相信了，可铃儿不同意。

我的通知很快到了，送行的时候，我终于吻了铃儿，当着小霞的面。铃儿的嘴也是调皮的，吻过之后，留有一

股辣味。原来她早悄悄准备了，特意吃了很多辣椒，想辣死我，嘿嘿，这丫头！

我是走在异乡的一匹孤独的狼。每当想起离开家乡前的那段日子，总觉得非常温暖。

那些悠长无聊的日子，我像太阳下趴卧的一条狗，悠闲而自在。

【完】